

什刹海梦忆

S H I S H A H A I M E N G Y I

朱家溍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GROUP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什刹海梦忆

S H I S H A H A I M E N G Y I

朱家溍 著
沈建中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刹海梦忆/朱家潜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9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7-5399-2401-2

I. 什...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786 号

书 名 什刹海梦忆
作 者 朱家潜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40 mm 1/32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401-2/I·2274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 一 京城旧影

- 3 什刹海梦忆录
- 7 东安市场忆旧
- 16 北京的鼓楼和钟楼
- 23 旧京第宅
- 33 老住宅的夏天
- 35 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
- 56 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遗址
- 58 博多勒噶台亲王府
- 61 清代皇帝怎样避暑
- 61 慈禧听政为什么要“垂帘”
- 66 清代礼俗杂谈
- 68 稟报的规矩
- 70 清代外官生活方式
- 73 堂会戏

辑 二 宝囊鉴古

- 77 从旧藏蔡襄《自书诗卷》谈起
- 87 观真迹展览小记
- 90 大米和小米
- 99 元人书《静春堂诗集》序卷
- 103 宋高宗付岳飞敕书和批答
- 106 冬至阳生春又来
- 108 从旧藏沈周作品谈起
- 117 清高宗南苑大阅图

- 120 《国子监敬思堂补植丁香图》诗卷小记
- 123 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
- 125 顾二娘制菌砚
- 127 漫谈叠石
- 135 漫谈假古董
- 142 读《说葫芦》说葫芦
- 146 牙角器概述
- 152 龙柜
- 155 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
- 162 来自避暑山庄的一件画屏
- 164 旃檀佛像和复制品的下落
- 167 故宫藏《日本变政考》(外一篇)
- 170 故宫太和殿“金銮宝座”发现记

辑 三 蜗居雪泥

- 175 最后一次告祀泰山
- 177 敬跋父母遗墨
- 181 我家的藏书
- 186 《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记》作者按并序
- 188 我怎样干上文物工作的
- 191 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
- 191 我青年时代经过的院庆
- 200 有关往事的一封信
- 205 关于两篇访问记的读后感
- 208 饮食杂说(一)
- 211 饮食杂说(二)
- 218 释北京方言“包桩”“找牢”“龙汉”
- 222 为影片《倾国倾城》订正史实

辑 四 碧梧翠竹

- 239 忆偶虹兄

212 李世芳印象记

215 杨小楼、刘宗杨和我

218 我与张伯驹道兄

251 记溥西园先生

257 我所知道的于善浦

261 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

263 忆朱益藩先生和他举办的赈灾书画展览

266 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

辑 五 序跋萃录

273 《凡将斋印存》序

275 《帝京旧影》序

279 《旧京返照集》序

282 《国宝》导言

285 《两朝御览图书》弁言

287 《明式家具研究》序

293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

297 《明清室内陈设史料选辑》前言

303 《清代后妃首饰图录》序

304 《华夏诸神》序

309 《西安碑林全集》序

313 《京剧谈往录四编》序

317 《中国古代家具》序

322 编后记



辑 一

京 城 旧 影

朱家潜先生晚年在书房(沈建中摄)

什刹海梦忆录

我九岁时迁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二十岁迁居炒豆胡同，直到今天，在这一带过了数十年。虽然中间曾经离开北京，但总算北城的老住户了。对于九岁至十余岁时期的什刹海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

从白米斜街西口北行，漫步到什刹海南岸，想一面走着一面“寻梦”。迎面先看见鼓楼钟楼，波光倒影，依旧是当年的景致。

记得当时每天晚上听见鼓楼打鼓由慢而快的三通，据说是一百零八，但我没数过，只觉得有点像“击鼓骂曹”的“渔阳三挝”。打过鼓，停一会儿，又撞钟。夜里十二点钟又一次。早晨天亮以前又一次。早晚两次我每天听得见，觉得很好听，又感觉很严肃，因为我常听见这样口气的话：“别闹了，该睡觉了，鼓楼都打鼓了。”夜里十二点钟的鼓我很少听见，偶然正赶上，好像有点可怕，什么理由，说不出来。民国十三年，优待清皇室条件修改，首先取消了第一条“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连带着“銮舆卫”当然就没有了。因而銮舆卫所派专司打鼓的旗鼓手也就失业了，从此北京的钟鼓声不再响了。在远望钟鼓楼的岸边，回首向南看则是南皮张文襄公故宅的后门，从前柳阴下有一对上马石。故宅的前门在白米斜街，从前文襄有自书联：“白云青山图开大米，斜风细雨春满天街。”联文内嵌着“白米斜街”四字。联文写景也很自然生动。从这往前走就到了“万宁桥”，地安门俗称后门，因而桥也就随着叫做“后门桥”，这座桥和正阳门五牌楼下的正阳桥、天安门前金水桥、太和门前内金水桥，是同在中轴线上最北的一座大石桥。我少年时还看见这座桥完整的白玉石雕栏，东西两面桥墩上石雕螭状的水兽，伏

在闸口俯视着桥下从西往东流的水。桥东的两边河岸是石砌的，水虽然很浅，也有岸上人家放养的鸭群。桥面石和金水桥等等中轴线上大桥是一样的。桥北东边的福兴居灌肠铺是最著名的灌肠铺，还有卤馅炸三角、炸肉火烧，都是外焦里嫩，非常好吃。紧挨着福兴居是聚顺和，卖干鲜果品海味等等。店内自己有冰窖，不但鲜果保存最长久，而且夏天的酸梅汤最好。桥北路西宝瑞兴酱园，门前摆着一人多高大红葫芦，“大葫芦”三字流传在顾客口中代替了宝瑞兴字号。阜成门大街宝瑞兴和这里是一个东家。酱园自己在城外有菜园，可以掌握某种瓜菜在最适宜的时候入缸，所以他的酱菜、咸菜样样好。有一种特制的甜酱瓜，名为“黑菜”，最出名。紧靠着大葫芦是火神庙。《天府广记》、《帝京景物略》都说此庙初建在唐贞观年间，历经元、明、清，屡次重修扩建。近年曾在清内务府档案中看到雍正年间命养心殿造办处给火神庙特制铜镀金掐丝珐琅五供和填漆戗金供桌等等器物。我记得从前每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家照例接到火神庙住持的请帖，据说这一天是火德真君的诞日，我家并不迷信，但习惯上所谓“有以举之，莫敢废之”，所以也照例应酬。这种上庙烧香的差使总是派我去，当时我已经上初中，当然中学生不会有人接送，可是惟有烧香的事，每次必叫门房派个人随我去。当时我觉得有点可笑，想到戏台上的烧香还愿，不是也有个老家院跟随吗？火神庙临街是一座牌坊（现已不存）。当时已经略有倾斜，匾额有“离德昭明”四字。过了山门才转为坐北朝南的建筑，第一层是灵官殿，第二层是正殿供奉火祖。火祖是一尊红眉红须的神像。后院是玉皇阁、斗母阁，院落很宽敞。当时的住持名字不记得了，是一个白胡子道士，平时穿着旧蓝布褶子，头戴方巾，仙风道骨很好看的。他的大徒弟名叫田子久，是一个很能交际的人，头戴圆道士帽，穿着道袍，小黑胡子，脸上带着酒肉气，我总觉得他像青石山卖符的王老道。有两个道童，当时的岁数，好像比我还小些，梳着两个抓髻，额前有些短发，眉清目秀。当时我觉得他们两人很像《西游记》里描写五庄观内清风明月两个道童的面貌。

火祖诞日的道场是一次很热闹又很庄严的表演。北京火神庙和白云观做道场是按照道教仪轨，很正规地进行。道士们穿着亮纱道袍，披着绣的法衣，手执法器或乐器；住持穿着鹅黄色亮纱袍，披着缙丝石青地彩色云鹤的法衣，手捧如意，诵经、拜跪……近年在电视屏幕上曾经看过白云观的一次活动，可以说是因陋就简的拼凑，无法和从前相比。

从火神庙出来顺路就走过“一溜胡同”到一溜河沿。由一溜河沿往北走，当年这里有个庆云楼，门脸在烟袋斜街，后楼坐落在河沿，是北城惟一的山东馆，菜的风格与水平和西城同和居、南城泰丰楼、东城东兴楼都是同等的。后楼隔扇外面是一座有栏杆的平台。夏天吃过饭，在这平台上，正是“荷净纳凉时”。当时在平台上凭栏下望，有一个小席棚，里面总有几个人，一脚踩在板凳上，在吃烤羊肉。有一个人在切肉。这个人在什刹海一带，人都叫他“季傻子”。常听人们说：“今天晚上，咱们到‘季傻子’那里去吃烤肉。”这种爱称后来渐渐被“烤肉季”这个名称代替了。这个小席棚紧靠着临河第一楼，吃完烤肉到小楼上去喝粥，这个小楼也卖酒，还有苏造肉和几样煮花生、酥鱼等等酒菜。

从这里过了银锭桥，绕过海潮庵，什刹海北岸最大的建筑物是会贤堂。从前的饭庄和饭馆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会贤堂属于饭庄，饭庄的菜另是一路，平时是供办生日、办喜事用的。而到夏天在南楼上为赏荷纳凉的顾客所供应的菜是和东兴楼、泰丰楼等一路的风格，但会贤堂自己也有特点。例如，点心中的枣泥酥盒子、冰糖莲子等等都特别好。我对于会贤堂一次最深的印象，是丁卯年五月初八日，我祖母七十岁寿日，在会贤堂宴客演戏。我记得的戏有梅兰芳的《醉酒》，余叔岩的《骂曹》，尚和玉的《四平山》，陈德霖、刘景然的《三击掌》，程继仙、萧二顺的《连升店》。正值杨小楼不在北京。所以让他外孙刘宗杨演双出，白天一出《连环套》，晚上一出《长坂坡》。李万春的《战马超》，王少楼的《定军山》，俞少庭的《安天会》，赵绮霞的《荷珠配》等戏。这一天是赵芝香的戏提调。

会贤堂原来不在北岸。从前我听会贤堂的老掌柜说过：“会贤

堂原在白米斜街，就是张家的那一所房子，张之洞在北岸买了一所房，就是会贤堂。可是当时没有临河这座楼，只是大门里的门房院，进了垂花门，是上房、东西厢房、东西耳房院和后照房，这样一个宅门。张之洞和会贤堂商妥对换了房子。会贤堂拆了原本大门和群房，盖了这座楼。在上房院搭了一个戏台。”大概现在已经无人知道这段换房的过程。

会贤堂的东边，有一所房子里，当年有个曲会。是陆颖明兄（陆宗达，师大教授，一九八八年一月逝世）租两间房举办的。每周两次。请老笛师何金海拍曲、吹笛伴唱。前两年有个离开北京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岳少白，写信寄诗怀念这个曲会和什刹海。他在信上说，有一次散会出来，踏冰步月，陆颖明吹笛，这个滋味至今不能忘。我回他的信中也附一首诗，步他的原韵。现在把这首诗写在下面，作为《什刹海梦忆录》的结束：

黄叶飘零尽，寒烟隔岸林。
笛声惊倦鸟，曲意澈冰心。
盛会应难再，悲时四序侵。
离愁望善遣，雾冷自披襟。

东安市场忆旧

东安市场的大概规模布局

北京的中心地带，东安门大街的东口，自清朝末年在这里由空地上摆摊，逐渐形成一座市场，这就是原本的“东安市场”。在老北京的口语中没有“东安”二字，只说“市场”就是指东安市场而言。如西安门外还有一座“西安市场”，但这个西安市场从来没有简称。

我幼年时住在王府井的西堂子胡同和东安市场很近，我母亲带我去，坐家里的马车，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市场的西门。当时市场的西门是正门，另有北门和南门。北门在金鱼胡同。这座门离我家更近。我家的住宅在西堂子胡同路北。出了家门，对面是我家的马号。走过马号出了南门就到了金鱼胡同的市场北门。当时市场是一个十字街的形式。若干店铺的房屋，一座挨着一座，街心是摆摊的，也是一个摊挨着一个摊。十字街的上空是罩棚，十字街之东有一座剧场，名“吉祥茶园”。之西有两座剧场，名为“丹桂茶园”和“中华舞台”，这三座剧场都在罩棚范围以外。“吉祥茶园”的门前，路北有一饭馆，名为“会元馆”，路南原有一个大饭摊，后来发展为饭馆，就是“东来顺”。“吉祥茶园”之南是一片空场，人们称它为“大院”。这里是露天表演，有耍猴的、耍耗子的、耍狗熊的、拉大片的以及说唱、杂技等等。十字街范围以外的南面又有一片露天的空场，有卖鲜花的，卖龙睛鱼的，这里叫作南大院。大院的西面一排楼房面临王府井大街，楼上是当时最著名的西餐馆“德昌饭店”。大院东面的一排楼房是“会贤球房”。楼上是台球，楼下是地

球，现在叫“保龄球”，当时叫“地球”。以上叙述的东安市场是记忆中六七岁时候的印象，大概规模布局是这样。

曾经前后有三次火灾

东安市场在上述年代，曾经前后有三次火灾。第一次比较重，丹桂茶园、中华舞台两个剧场烧掉了。第二、三次比较轻，但也烧掉不少店铺。吉祥茶园三次都幸免于火，人人都说它吉祥。东安市场第一次火灾之后很快就重建恢复，但并不是每家店铺都复原，丹桂、中华两个剧场就没有恢复。第二次火灾以后也有变化。有的店铺没再开张。又有新业主经营其他商品。也有因祸得福的，例如有一家摆摊卖面包饼干的，在第一次火灾以后，以廉价得到一个鞋店不愿继续经营的一间门面，于是就由一个摊贩发展上升为一间西式糕点店，字号为“荣华斋”，掌柜的姓张，开业之后在保险公司办理保火险。不久第二次火灾，这位张老板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于是在重建恢复时，由一间门面的店发展为三间门面。楼上有客座，喝咖啡，吃冰淇淋，各种西式点心应有尽有，奶油栗子粉很出名。

“海丰轩”的铜牌

第一次火灾后，除两座剧场未再恢复以外，德昌饭店也没有恢复。在我的记忆中，东安市场从我幼年到成年时期，店铺和摊贩始终存在的有下列各个点：进市场西门，从西到东这条街叫正街。街心一座大古玩摊，接着是一座大糖摊，字号是“海丰轩·何记”。这位何老板有高超的手艺，制做京式传统的各种糖食，不沾一点洋气，举一个例：奶油酥糖。这种糖是用蒙古式奶皮和芝麻泥、胡桃泥、糖合成的一个品种，已经绝迹多年了。何记糖的品种很多，蜜饯类的食品也非常美，现在到北京旅游的人，都未能免俗地要买些蜜饯食品带走，算是北京的特产。实际现在出售的这种匣装或袋

装的蜜饯，干巴巴的勉强吃一点之后绝不想再吃第二口。当年何记的蜜饯海棠、蜜饯椴棒，在摊上摆着的时候，都盛在青花白釉大瓷缸里，有原汁腌着，顾客买的时候，现盛在绿釉陶罐里，吃到嘴里还保持着果鲜与蜜香结合的口味。糖葫芦不论是山里红还是海棠，或山药豆，都精选原料使人吃着放心。除平常的糖葫芦以外，还有一根上面只有一个胡桃，是剥去内皮的，糖也特别纯净透亮，都摆在青花白釉大瓷盘里。摊的中间最高处“海丰轩”的铜牌，还有一个铜制的大月牙，这是他的商标。

我幼年常光顾的金店、理发馆、照相馆

街心的摊到此已是十字路口，回过头来再说街两边的店铺，街北是志成金店，小时候随着母亲到这里来打首饰，镶珠花等等。隔壁是“公兴顺果局”，就是卖水果的，当时的名词叫“果局”。隔壁是“中兴洋货店”，火灾后改为“中兴茶楼”。楼上每天下午有“清音桌”唱戏。街北的店铺至此就是十字路口。从“中兴茶楼”旁边一个过道到里面有一家“华美理发馆”。我家弟兄幼年都经常在这里理发。理发馆的对面是“富华照相馆”，我幼年在这里照的像至今还存在。

丹桂茶园：谭鑫培演出的地方

街南原来是“丹桂茶园”剧场，是一座纯粹传统旧式戏院。长方形的面积，三面楼上有包厢、包桌、散座。每个包厢都有两旁横断的隔扇和座位后的隔扇，像一间屋一样，保留前面敞着看戏。包厢里有方桌和小骨牌凳，可以容一家八九个人。楼下叫“池座”，一张方桌六个凳子，算是一个“包桌”，两廊下靠墙的是散座。戏台是正方形，四根柱。四周有一尺多高的台栏杆。台上有顶盖天井，是聚音的设备。盖下有装饰性的“花牙”，盖上四周栏杆，栏杆内十扇屏，彩画的十个人像，是职贡图的意思。戏台正面上方挂着黑漆金

字匾额。台前两根柱上挂着黑漆金字对联，台中正面挂着红绣花台帐，上下场门挂着绣花台帘。旧戏院一般都是这个状况。这里曾经是谭鑫培常常演出的地方。不过我没看过谭的戏，因为他去世那年我才四岁。我记得在这里看过的戏有王又宸、郝寿臣的“碰碑”以及女武生李凤云演的“花蝴蝶”等等，次数不多。火灾后未重建剧场，改为“丹桂商场”，内有文具店“佩文斋”，还有两家书店，一卖新书，一卖旧书。再往南走就是“中华舞台”的故址，后来也改为商场。以上是西门过来正街两旁的状况。正街到十字路口这段空地上每天有几个卖报的人，低声吆喝着几种日报的名称“京报”、“晨报”、“社会日报”、“顺天时报”、“实事白话报”等等。

“花儿刘”的绒花和绢花

正街从十字路往东，仍是街心摆摊，街两边店铺都是什么店我已不太记得了。只是突出的一家，在街南边有一间卖绒花和绢花的店，是最有名的，也是北京的特产，人称“花儿刘”。各式红绒花、各样绢花，是妇女头上梳髻、梳辫子时代必备的装饰品。富贵人家妇女戴珠花，在喜庆的日子，戴珠花的下面必须用一层红绒花衬托，中下层社会过喜庆日子也必须戴红绒花。戏曲演员旦角头上也要点缀一些绒绢花。因此，“花儿刘”的货是行销全国的。

独一无二的奶制品

正街从西到东，最终一家三间店面坐东朝西的房子，是一家奶茶铺。字号我不记得，但记得老板姓何。喝牛奶各地都有，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但老北京奶茶铺的各种奶制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把鲜奶制成碗装呈冻状的奶酪。外地人称它为奶酪，但北京人的口语中却没有“奶”字，直呼为“酪”才是地道北京名词。“奶卷”、“奶

饽饽”是用牛奶经过沉淀，表面浮出一层很厚的奶皮，再经过搅拌像面粉加水的状态，做出卷状或饼状，内填甜馅。这些都是绝美的食品。如果未加搅拌的奶皮，不再加工，只捞出一块奶皮洒上白糖就吃，更为鲜美。但一般顾客他是不这样供应的，因为这样不好计算成本。我们家和这家奶茶铺关系很熟，又随他算多少钱都可以，所以我可以这样吃法。

缤纷纷呈的“耍货摊”

东安市场进北门，从北到南这条街，仍然是街心摆摊，东西两边开店，我记得迎门一个摊是“耍货摊”。这个名词是这个行业中的语言。一般顾客口中就是“卖玩意儿的”。玩意儿的品种很多，都是传统的旧玩意儿，从最小的孩童所需要的拨浪鼓、花楞棒、小喇叭、布娃娃、布老虎等等到十多岁大孩童所需要的木制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弓箭等等，一应俱全，高处挂着各样面具和头套。还有供小姑娘们安安静静欣赏的玩意。一尺多长的“骡车”，用材和制作都和真的车一样，等于真车的模型，骡子是用绒做的。大小不一的泥人也很生动，大的约尺许高，小的约半寸。每一份百余人，办喜事或出殡，轿舆、金瓜、钺、斧、朝天镪、旌、旗、扇、伞，仪仗俱全。这类玩意已绝迹多年了。这个耍货摊以南到十字路口的摊，都是卖什么，我记不清了。街东第一个是“协和号”卖纸烟和吕宋烟，北京人的习惯不说雪茄烟。这个店有国内外各种名牌香烟很全。隔壁是“雅美莉”新首饰店，街西是“稻香村”。

十字路口以南的摊位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卖瓷器的，我们称他为卖碗的，这位老板火灾前就在这里摆摊。当时我和我的奶妈常常一起去市场，后来奶妈离开我们家，当然就由别人带我去市场。每次经过这个瓷器摊，这位老板总要叫着我的乳名，问“××你妈哪？”我感觉他好像故意使我不高兴，因为小孩都认为奶妈走是一件很遗憾的事。